

說部叢書第四集第二編 下冊

情天補恨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情天補恨錄卷下

美國克林登女士原著

吳閩縣林紓同譯

第十七章

一日公爵夫人往視愛白。正與愛白款語。侍者將鶯司之書愛白觀書色頰。夫人太息。心念愛白之屬意鶯司。決無成功。因而微嘆。又微與德鶯作語。見愛白藏書於衣囊中。德鶯夫人曰。鶯司之書何言。胡爲匿而不告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曰。幸愛白勿外。我愛白顏色。仍絳復取書觀之。公爵夫人心念愛白。鍾情誤矣。信中言吾親愛之愛白妹氏知之。禮拜日吾已約里姒沙比及爾同至雷其覲遊。觀汝其來乎。果來者。宜作報書。星期十句鐘。卽與里姒同車。

造爾。爾親愛之表兄鶯司啓。公爵夫人見愛白觀書快快。不知所述何事。意必有不愜意者。卽興辭行時。心中雅不欲鶯司之挾愛白同行。果但挾愛白者。愛白或樂從其請。今書決有人在故。愛白顏色失其自然。意同行者有里姒乎。公爵夫人旣去。德鶯夫人問愛白曰。鶯司何言。愛白曰。鶯司欲我同遊雷其曼。唯吾宜行與否。德鶯夫人曰。隨意之便去。卽樂留。卽不樂。夫人心念沙比頗愛。愛白曰。愛白卽不得鶯司能嫁沙比亦殊不弱。愛白如母之言。報書允行。心中自念。有里姒在。亦決無樂。是日十旬鐘五分。馬車至門。見里姒與鶯司同坐。鶯司下車引愛白時。言曰。妹真信人。守約不渝。愛白曰。吾行事按時。又焉得誤。鶯司曰。吾固知爾之爲人也。愛白聞獎而樂。旣奪於里姒之美。則又以爲不。如復不能。樂旣登車。鶯

司。請。愛。白。與。沙。比。同。坐。沙。比。知。鶯。司。珠。玉。在。前。愛。白。之。意。必。不。屬。
已。然。愛。白。受。家。庭。教。育。初。非。淺。中。浮。表。之。人。絲。毫。不。露。軒。輶。之。色。
馬。車。出。城。後。鶯。司。忽。謂。里。姪。曰。汝。似。有。所。思。何。也。里。姪。曰。初。無。他。
念。沿。路。領。略。風。光。腦。筋。微。爲。之。動。非。有。思。也。鶯。司。曰。知。之。旣。至。卽。
在。彼。間。午。餐。里。姪。覺。愛。白。似。有。所。拘。攀。而。不。能。舒。展。然。鶯。司。之。眼。
光。初。不。如。里。姪。之。敏。里。姪。知。愛。白。之。妬。而。鶯。司。轉。茫。然。不。知。愛。白。
之。愛。己。也。飯。罷。衆。散。步。於。公。園。四。人。魚。貫。而。行。里。姪。遂。聽。愛。白。與。
鶯。司。同。行。己。則。與。沙。比。並。步。鶯。司。蓋。知。里。姪。之。心。屬。己。故。不。妨。與。
至。親。之。表。妹。同。行。亦。不。之。怪。方。坐。車。時。鶯。司。細。察。沙。比。神。氣。似。屬。
意。於。愛。白。而。愛。白。則。殊。落。漠。其。對。己。則。頻。頗。顧。盼。大。似。有。情。眼。光。
耿。耿。時。時。吃。吃。而。笑。鶯。司。自。念。愛。白。之。戀。我。過。矣。此。爲。穉。女。神。情。

可。愛。然。吾。非。情。愛。之。憂。彼。之。情。竇。胡。自。而。開。正。於。此。時。愛。白。立。於。
鳳。尾。草。之。間。碧。色。映。其。素。襟。奕。奕。有。出。塵。之。概。鶯。司。曰。汝。欲。我。采。
此。草。奉。贈。乎。愛。白。曰。吾。腕。少。弱。不。能。采。擷。此。草。恐。傷。吾。指。鶯。司。自。
出。小。刀。言。曰。汝。想。未。挾。此。果。以。刀。來。轉。不。能。授。我。以。效。勞。之。地。愛。
白。曰。汝。謂。我。不。挾。此。來。耶。引。目。見。沙。比。及。里。姒。行。已。稍。遠。心。中。滋。
以。爲。樂。鶯。司。曰。天。下。女。子。恆。不。挾。小。刃。及。時。表。愛。白。曰。妄。哉。吾。常。
佩。一。表。未。嘗。去。懷。鶯。司。曰。爾。表。中。暑。刻。萬。不。能。準。愛。白。曰。其。行。微。
速。鶯。司。卽。取。一。小。束。之。草。付。愛。白。愛。白。謝。曰。此。一。小。束。足。矣。鶯。司。
曰。納。草。車。中。得。適。位。置。更。多。萬。不。能。容。吾。思。沙。比。及。里。姒。在。彼。間。
亦。方。采。擷。今。爾。我。且。往。視。其。人。愛。白。不。得。已。隨。之。旣。見。里。姒。里。姒。
仍。與。鶯。司。同。行。令。沙。比。來。陪。愛。白。一。雙。男。女。復。向。深。林。而。去。

第十八章

鶯司至一大樹之下。巨根拔起於地。狀如長橈。鶯司曰。是間良不惡。可以少憩。此地爲萬緣之中。上不見天。唯於葉罅少漏陽光。及里。姒裙衫之上。二人遂坐。里姒知鶯司待己情深。或不於此時求婚。又思鶯司平日操尚高潔。或不以隱慝之女郎爲妻。又思其不求婚之故。或未解吾心。注彼之專一而誠懇。又或誤聽其嫂氏之言。不敢屬身於己。實則里姒尙未悉鶯司隱蓄復仇之意也。此時二人同坐。里姒衣香。一一爲鶯司所聞。則其接坐近矣。以理論之。鶯司宜於此時跪而求婚。然鶯司愛極而心不屬也。久久無言。里姒曰。彼此似在夢中。待汝醒時。而景光幻化都盡矣。鶯司曰。天下樂境。何者非夢醒時匪不消歸。無有。里姒曰。吾今且往快樂中思。

其苦惱之事。凡少時行樂轉瞬卽空。此滋苦也。鶯司曰。此時卽少行樂。其中何嘗不含苦。況里姒曰。汝言良然。卽以吾之所遇言亦正。如是鶯司聞言心念吾爲利蓮之兄。彼爲利蓮之仇。胡昧昧一不之覺。卽曰。汝少時樂耶。里姒曰。雖不云樂。然苦少於樂。以吾少時恒從先君旅行。以吾二歲已失母矣。鶯司曰。二歲失母殊足悲也。里姒曰。先君悼亡之戚。蓋無日去諸懷抱。精神亦恍忽。百事無涉於懷。鶯司曰。汝亦如是耶。里姒曰。少不解悲。然先君因亡母之故。待吾尤有恩意。鶯司曰。然則爾之一生。初未嘗墜彼愛河矣。里姒曰。吾頗無情。然微覺少時爲最樂之境地。鶯司卽引里姒之手。親之。里姒心動。初不之拒。親後二人握手甚堅。此時欣悅。如是至於後來。痛苦則不可知。然以見象言之。則和緩到十二分境地矣。

情憮飄忽。後來之酸楚方長。第以片響敵其後來苦樂。尙足相抵。其尤机阱者爲鷺司之心。念及亡妹。則圖復仇觀此。里姒又增熱惱。公心與私心相鬪。幾不知其孰勝。時正無言。沙比及愛白已至。里姒聞聲。肅然而起。然尙握手未釋。立時鷺司仍親之而釋言曰。我何必起立而迎迓此二人。愛白旣至。里姒曰。汝來覓我乎。愛白曰。非也。無心至此。然里姒初不之信。知愛白眼中留意其身。故尋我。至此。卽謂愛白。汝手中所執之草柔綠可愛。愛白曰。想爾亦必擷采。特不執之手中耳。里姒曰。此鷺司之過也。彼言所居之地草色媚於此間。故不之取。愛白曰。鷺司果言此耶。佳絕語時神情殊不懌。鷺司聞愛白言。知其心中微妬。然吾心不屬愛白。妬從胡生。已而復思。吾與里姒將於何日分手。唯吾忍俊不禁。幾時時欲探已。

喉。而出。乃鍾情。而不求婚。里姒。何以不悟。且能容之。爲事滋怪。今日且姑俟之。終有引繩而斷之一時。

第十九章

一日里姒家居。侍者入言。愛白奉訪。里姒見愛白入。卽笑曰。汝殊佳人。乃能臨覵吾家。里姒風貌旣佳。聲韻柔婉。愛白不期觸之成妬。里姒亦覺而知之。愛白曰。爾屋中多花草。詎盡鶯司所貽耶。里姒曰。然。鳳尾之草。今晨見賜。吾方爲之安置。唯吾心頗不願。彼割所愛。以貽我。愛白曰。吾深知鶯司之爲人。贈人以物。必選其精。里姒曰。園丁當惆悵不已矣。愛白汝且歸座。吾屋中多奇花濃香。觸鼻。汝或不能受。可臨窗而坐。吸取空氣。愛白曰。吾原不厭花香。然久久聞此。亦不能耐。里姒曰。一日亦不能耐乎。愛白曰。或可自支。

此時二人心思同一含酸。然里姒於社會中周旋久，故不露其聲。然亦不願與愛白反顏，蓋自知形穢品汙，不足以匹鷺司，故於艷情釀摯之時，反蕭然如逃圓外。想此愛白今日胡自而來，詎與我宣戰耶？不如延之以茗，別談閒事爲佳。遂按鈴索茗及咖啡，笑謂愛白曰：「汝亦吸菸乎？」吾有絕佳之雪茄。愛白曰：「吾不須此。」汝儘吸之。里姒曰：「吾未諳此味。」然世固不乏女子而吸菸，而男子尤悅。吾之雪茄數日以前，曾以煙捲授沙比，須知沙比之爲人，滋可愛也。愛白曰：「沙比良佳，然爾亦欲至果德倭觀賽馬乎？」里姒曰：「或不能行。汝識煥登夫人乎？」愛白曰：「識之。」夫人約我至佩拉司蘭少住一日。禮拜里姒，卽以腕自支其髻，仰於榻背。曰：「夫人亦招我赴茶話會。」愛白此時尤妬。里姒之風姿，覺在在美，皆無度。卽曰：「汝明日往會。」

乎。里姪視愛白曰。茲尙未定。然此會我胡不蒞。愛白曰。吾之發問。
初無成心。特聞語耳。里姪曰。然則汝誤會吾意矣。愛白曰。或有之。
然曾聞會中尙有何人。里姪曰。知之。愛白久乃曰。鶯司或亦蒞會。
里姪未答。愛白顏色不定。格格不吐其言。肢體微顫。里姪曰。汝尙
何言。願聞其略。愛白神定歸座。曰。汝愛鶯司乎。且就吾手中奪取。
鶯司耶。讀吾書者。此言本非愛白所敢言。顧情迫勢。促遂吐此毫
無公道之語。此語一發。足以自害。且增里姪之陰謀。里姪此時宜
趣愛白。言其誣己之罪。顧里姪深沉。初不着意。蓋心憐愛白之愚。
且譏愛白之妬情。不自禁。故發是言。特孺稚之言也。旣無競爭之心。
卽從容答曰。汝待我滋過。卽對爾表兄。亦殊非道。吾初未奪爾之。
所愛爾兄。自來尋我。我亦未以情網加之。愛白曰。爾失鶯司。初無。

妨礙我則性命攸關里姒曰此言殊誤然亦未解吾意吾生平似小說中所言之俠女非拘拘若小家者吾旣不蓄惡心卽爾忤我我亦弗校譬如吾釋去鶯司者於我無損於爾或有益乎愛白大慚顏色不定亦不能答心知才識不如里姒力爭弗勝然里姒作如此狡猾究屬何意久乃曰吾不解爾言里姒曰此語宜吾問爾不宜反以見詰須知爾之所言怪也吾且問汝汝責望鶯司謂其情愫宜於中表之分際加親乎不知鶯司之至吾家在爾歸自坎拿大之前非奪汝手中也此事可以弗辯且鶯司之高亦非吾仰攀而及愛白曰以吾觀之鶯司甚屬意於爾里姒曰汝神經似亂此小事胡乃如是張皇在爾之一面觀之愛情與婚姻合併爲一若我者愛情與婚約實判爲兩途天下男子愛一女子固有其人

然正未必有求婚之事。愛白忽正色言曰：此等男子過於薄倖而女子乃爲所愚弄亦不謂高明。里姒笑曰：孺子吾年稍長見地過爾數倍。天下人之性理汝安能知似鶯司之才貌吾安能弗愛然卽謂以身屬之正恐未必卽有其事。彼果愛汝者吾決不爲汝梗吾生平命薄未解歡娛胡能妬人歡娛之事然亦不能助爾唯茶會吾決力辭決不自食其言。吾度鶯司決非愛汝者正恐吾一蒞會適以增汝之悲故以不往爲是。凡吾所能如是而已。汝亦意滿乎愛白聞言終不測。里姒之淺深旣自懸唐突而又悟鶯司非愛己之人。一時心緒起落萬萬不能自持尤知鶯司旣愛里姒又胡能舍之而愛己。卽里姒亦知鶯司決亦不能娶己。然何爲費此無爲之情。愛白少停垂首不言久之曰：汝待我厚待鶯司亦厚。今日

之來。本非有心作難。特出之無心。抱歉無似。里姒曰。汝行耶。亦非
有心觸我。吾亦不留。明日更見。引手時愛白愧極。里姒翛然無校。
飭侍者送之出門去後。里姒自思。夫人見延。而我弗至。後此一見
鶯司。將用何辭自解。質言之。旣不見信於鶯司。苟非妄言。寧非自
欺。心中固甚願鶯司能忘懷於此事。

第二十章

鶯司明日卽來訪里姒。而里姒方送格雷夫人姊妹出門。丹白司
見鶯司至。亦不卽行。問曰。鶯司。汝至佩拉司蘭乎。鶯司曰。在彼間
可以與爾相見。格雷夫人謂里姒曰。汝亦當至彼間。里姒搖首曰。
我不能行。鶯司大異視里姒。丹白司曰。是安可不往。卽有他約。亦
宜謝卻。里姒曰。吾安能爽前約。然鶯司實未聞里姒之有他約也。

二人行後。鶯司入室。里姍防其發問。然仍強制其神色。僞爲無事。語鶯司曰。汝送我花草。我宜謝耶。或宜責言。鶯司曰。謝旣不必責。無可言。爾受吾花。卽寓謝忱。矧我得盡寸心。尤爲莫大之福。里姍曰。贈花如是之多。得毋奪爾所愛。鶯司忽思及里姍曾奪其妹之婿。心忽大動。少須言曰。此何言奪。然夫人茶會。汝胡不行。里姍曰。吾已有書與夫人力謝其請矣。鶯司曰。汝初不言。此外尙有他約乎。里姍曰。然。鶯司曰。旣無他約。何以不行。且吾亦與此會。汝知之乎。里姍曰。固已知之。鶯司心疑其不往之故。猶豫不言。里姍曰。吾實不能赴約。亦不知其所以然。鶯司曰。行否。由汝何云。不知里姍曰。吾本可以行。然明日之局。不能不打妄語。鶯司曰。吾固無權足。以使爾吐實。然心中甚不自安。似有意與我避面而行。里姍欲少

明愛白見阻之故。而不敢斥言。心中頗形怏怏。卽曰。爾我何至避面。吾頗極意願行。然亦不能明言。所以不行之故。鶯司不言。心滋不豫。里姒固已見之。蓋鶯司之心。亦不關里姒之行與否。然亦心疑愛白之妬。卽亦不言。但親里姒之手告別。里姒似亦知鶯司之悟。彼此均無言也。此時何魯卡方在格雷夫人家閒談。丹白司已外出。而何魯卡初不屬意丹白司。故亦不之間。但與夫人敍家常語。夫人曰。汝謂鶯司不敢明娶里姒。防其家人不欲乎。何魯卡笑曰。事亦或然。鶯司事其嫂甚有禮。萬不敢違其嫂氏之言。然與里姒果有情者。嫂夫人亦不能中阻。格雷夫人曰。里姒本無可議。此姻何由不成。何魯卡曰。里姒之爲人。好諂媚。百媚之猶不愜其意。婦懲無終不足。主中饋也。格雷夫人笑曰。何魯卡汝似有仇復之心。

故出是言。何魯卡曰。此人性情之劣。聽媚之人。爲之曲諒。吾則知之甚深。不唯一人。衆皆知之。夫人大笑曰。言衆謬也。吾見人人爭曲媚其人之不暇。今且問爾。鶯司何爲乃有遠遊之議。何魯卡曰。吾未之聞。然鶯司之出遊。殊無理解。夫人曰。昨日有人告我。彼自製一遊艇。且下水矣。何魯卡曰。此艇小。僅能游泳海邊。不能揚帆於大洋之上。夫人曰。此一月之間。似不能出。聞其與煥登夫人有約。將往訪之。我思往訪煥登後。尙有他約。胡以遽行。何魯卡曰。或不自行。似以艇貸人。夫人曰。吾不之知。然微聞彼有遠行之舉。何魯卡曰。鶯司果爲遊覽之隊。則旅行團中。必有一人爲里姒。格雷夫人曰。然而丹白司入。何魯卡與之引手。丹白司大悅。丹白司心知鶯司決不能得。不如恢復何魯卡之情愛爲佳。何魯卡之爲。